

“快乐”端午

□陈维忠

围。苏轼在《浣溪沙·端午》中写道：“轻汗微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玉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词的上片描绘了端午节前的热闹景象，预示着端午日将开展浴兰活动，气氛活跃；下片则写将五彩花线轻轻缠在玉色手臂上，祈愿与相爱之人天长地久的美好场景，充满了浪漫与温馨。欧阳修在《端午帖子·皇后合五首》中也云：“槐绿阴初合，榴繁艳欲燃。翠筒传角黍，喜节庆年年。”晏殊在《端午词·内廷》中有“宫闱百福逢嘉序，万户千门喜气多”的诗句。从这些诗词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古代人们眼中的端午节，是一个充满喜气和欢乐的节日。

其实，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。比较广泛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。为了传承这份对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之情，包粽子、赛龙舟这些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，

也成为了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。不过，这一节日在历史的进程中，悲戚的气氛逐渐被欢乐喜庆的气息所取代。

端午节时，除了包粽子、赛龙舟外，人们还将艾草、菖蒲挂于大门，以祛邪除秽，其芳香之气也能让人心旷神怡。大人还用青、红、白、黑、黄五种颜色的线编成五彩绳，给孩子戴上，寓意辟邪祈福、保佑平安，寄托着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。还会给小孩煮好鸡蛋，染上红色，寓意“红红火火”，好运连连，所有的不如意都“一滚而过”。

由此可见，端午节早已没有了最开始的悲戚气氛，完全是一片喜庆、欢乐、祥和的景象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道一声：“端午快乐”便是一种由衷的情感流露。

回归吧，“快乐”的端午！让我们大声地说出“端午快乐”，共同感受这传统佳节所蕴含的喜庆与欢乐。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）

家乡的清水粽

□张平念

会儿就收获了一大包。

回到表弟家，刚好弟媳也外出回来，我们便马不停蹄下到河边，就着溪水一张张刷洗粽叶，清洗干净的粽叶在阳光下呈现出更加亮丽的色彩。糯米早已发好，山边棕树上随手取下的粽叶，撕成细条，替代城里包粽子常用的棉线，这会让煮出的粽子更香。

弟媳准备洗腊肉当配料，我婉言谢绝：“我只喜欢清水粽，什么都不加，那才是最真实的味道。”我们包粽子的手不停变换着姿势，大家也不停交流着端午的各种习俗……很快，我与弟媳就把十多斤糯米变成了一颗颗菱形的绿宝石。

起锅烧水，一大盆粽子冷水放入锅中。性急的我加大火量，巴不得马上就把香喷喷的粽子塞进嘴里。弟媳立即制止：“这样子要不

得，一定要小火慢慢煮，粽叶的香味才能被煮出来。”一个多小时的细火慢煮后，待满屋飘香，明火熄灭，煮熟的粽子还要在锅里闷上半小时。弟媳说，闷这一步才是关键，能将大部分香味锁进粽子里。

捞出粽子，我迫不及待剥开粽叶，在白砂糖里打个滚，塞进早已馋得不行的嘴里，烫得我差点一口吐出来。再来一个，咬下一口，软糯的糯米在齿间缠绵，清甜从舌尖缓缓漫开，带着粽叶的草木香，对患粽子综合征的人绝对治愈。

在这个早到的端午，我们在老家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。那些传统的习俗，不仅是文化的传承，更是连接家人情感的纽带。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有了停下来的理由，去感受亲情的珍贵，品味生活的美好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）

飘香

□胡豆花

那一刻，我会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，心中满是崇敬与仰望。

“五月五日天晴好，粽子香来飘四方。”这句古诗在我心中早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仿佛在召唤着我一同参与这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去。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学会了包粽子。那粽叶的清香，伴随着糯米的柔软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情。包好的粽子在锅中翻滚，随着水汽的升腾，香气愈发浓郁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股香气所笼罩。

记得有一年，母亲为了让我们体验到更多的乐趣，特意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粽子。她用不同的食材，包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味：白味、碱水味、咸的、辣的。每一口都如同一场味觉的盛宴，带着浓浓的家乡情。那时的我们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长大，离开了那个充满温暖的小家，走向

了更广阔的世界。尽管生活节奏加快，工作压力倍增，但每当端午来临，我的心中总会涌起对母亲的想念。那些年包粽子的场景，依旧在我脑海中回荡，仿佛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，诉说着无尽的亲情。

如今，我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包粽子。每当看到那一颗颗白色的糯米，闻到那熟悉的清香，心中便会涌起一阵温暖的涟漪。虽然母亲不在身边，但她的爱与教诲早已融入了我的血液，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粽子的清香不仅是对传统的追溯，更是对生活的祝福。每当我咬下一口粽子，甜蜜的滋味在舌尖绽放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午后，母亲的笑声在耳边回荡。生活虽然忙碌，但愿我们都能在这粽子的清香中，找到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满足。（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）

端午叔的那些事

□轩桦

前几天，堂弟邀约我回老宅看看，于是又一次回到老家，再次遇见端午。

此“端午”是一位老者的名字。端，是其家族姓氏，出生时又逢端午时节，故得名。

自打我进城工作后，一直没有见到过端午。准确说，我应该称呼他为“端午叔”。

我们老家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，但彼此都很友善。谁家遇到大事小事，乡邻们都互帮互助，显得民风纯朴。尤其遇到谁家娶媳妇、嫁姑娘，全村人放下手头的活，一起来帮忙挑水、烧火、摆桌子……

在众多热心村民中，端午似乎又与众不同。

端午家前清时出过举人，他本人也读过几天私塾，算是书香门第，也算是这小山村的“文化人”。此外，他还会“占卜”“打卦”玄学。

小山村有喜庆事时，总是异常热闹。吉时一到，鞭炮齐鸣。人们尽情吃饭喝酒，谈天说地，或品头论足，或说笑嬉戏，欢乐祥和。

每逢这个时候，端午总是上身穿着中式对襟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学究式的眼镜，吆喝着担任仪式的司仪。

在我印象中，端午是古道热肠之人。不过，也有人说：“端午不厚道，爱占小便宜。”

村民认为端午人品“打折”，有这样两件事：

张寡妇家人畜用水要到两里外的“磨盘屋基”去挑，很是辛苦。便筹了些钱款，找了三五个民工在后山打一口“箍井”，想的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。

当年打井是人工挖砌。“打井工程”开工已多日，还丝毫不见水的迹象。张寡妇着急了，只好求端午“占卜”一下。

端午犹豫了一会，极不情愿地过来看了一下地形，然后嘴中念叨了一阵，要求张寡妇逮一只红鸡公来，另要60元“辛苦费”。

为早日打出水来，张寡妇只好按端午的要求做。端午这才不慌不忙系好安全绳慢慢摸到井下，折腾一番后，才慢慢爬上地面，对张寡妇说：“叫工人再打上最多一米即可见水。”

后来，打井工人往下又挖了约50厘米，一股清泉喷涌而出。这件事，既让大家叹服端午的神奇，同时，也坐实了人们对端午人格缺陷的质疑。

还有一件事，更让村民们颇多议论——

刘石匠在家吃鱼，喉咙被鱼刺卡住了。找端午“想想办法”，他回答了一句“上镇卫生院去看”，将人拒之门外。

事又凑巧，当天晚上村主任的媳妇也被鱼刺卡住了。端午在水缸里面舀上满满一碗凉水，口中念念有词一阵，接着让村主任媳妇尽量一口气喝完。然后对村主任媳妇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这事后来让刘石匠知道了，对端午格外仇恨，村民们也更加鄙视他。

我这次回故乡，一直住在堂弟家。正寻思着什么时候去看看端午，毕竟他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老人。我正欲出门时，他反倒自己来了。

我们在客厅坐定后，端午对我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做不了什么事了。唉，以前有一些事大家有误解呀！”

言谈中，自然谈到了张寡妇家打井和刘石匠被鱼刺卡住的事。

“贤侄呀，张寡妇家打井选那地方本来就不对。那水井选在后山斜坡处，很有可能是打不出水的。”端午说道。

我问道：“为什么后来又打出水了呢？不会是你求了什么神明的缘由吧？”

端午听我这么说，难为情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贤侄呀，你不要取笑我了，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，我也不相信的。有时候是故意装得神秘兮兮的。至于我向张寡妇要的鸡公和六十元钱，本意是不愿意去管她这事，故意为难她。估计她拿不出六十元钱来，当年的六十元可不是小数目！”

端午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当时，我下到井底，发现井底已经湿润了，手心贴在地上明显感到潮湿，再向下打五六十厘米准能出水。后来，果然如此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解开打井的秘密后，我问道：“刘石匠被鱼刺卡住那件事，您老不帮忙就算了，村主任媳妇同样被鱼刺卡住，你却格外热心。这事做得不很地道哟！”

端午摇摇头，说：“你们都误解我了。刘石匠一个打石头的壮年男性，大口吃鱼，大碗喝酒，结果被鱼刺卡住，你说我解决得了吗？至于村主任那小娘子，娇滴滴地，拈了点鱼肉往小嘴里放，能有多少鱼刺卡住？让她大口喝水，是因为咽喉肌肉遇凉水刺激会出现收缩反应，被卡的鱼刺就可能脱落。”端午轻声说道。

我诧异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！”端午说完这段故事好像如释重负似的。

见我对他的一些负面印象都已释怀，站起来匆匆和我告别离开。望着这个有一些佝偻的老人远去的背影，我似乎觉得这是个可爱的老头。（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协会会员）